

转：“你都啥岁数了，咋就不知道悠着点干？”高伯龙深沉地回答：“正因为留给我的时间不多，我更要抓紧！活着干，死了算，一天不死一天干！”在他心中，早已把激光陀螺当做生命的一部分！

栉风沐雨无所惧，披荆斩棘勇攀登！高伯龙，虽生逢乱世，却笃信科学救国，穷尽一生不懈追求科学真理。他不畏艰险、顽强拼搏，耗费半个世纪时光，让我

国的激光陀螺在世界发出耀眼的光芒；他平淡无争，淡泊名利，一蓑烟雨任平生，以瘦弱的身躯做灯塔指引后来人前进的方向；他就像激光陀螺，轴向永不偏移，旋转永不止歇，永远闪耀着不灭的人生激光！

伯龙高翔乘鹤去，依稀仍见扫地僧！高老，一路走好！

（转自中国军网，2017年12月11日）

运甫从艺自叙

○袁运甫（教）



袁运甫教授

2017年12月13日，著名艺术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4岁。

袁运甫1933年生于江苏南通，1949年就读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壁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院长。早年受教于林风眠、吴大羽、黄宾虹、潘天寿等艺术大师。他将中国民族传统审美情感和本土民间艺术的色彩学，注入水粉画创作中，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中国色彩审美精神。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袁运甫致力于开拓国内公共艺术之路。半个世纪以来，他先后为首都国际机场创作壁画《巴山蜀水》，为北京建国门地铁站创作壁画《中国天文史》，为人民大会堂山东厅创作锻铜贴金箔的壁画浮雕《泰山揽胜》。这些作品在给人们带来审美愉悦的同时，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符号。吴冠中生前对他评价颇高：“袁运甫看尽古、今、中、外的壁画，正肩负着创造新传统、启发后来人的重任，他的寰宇无限量。”

现刊登袁先生2011年发表于《有容乃大》（岭南美术出版社）中的文章《运甫从艺自叙》，从而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先生的艺术思想。

审美情理的通达并贯以实践，则多有敏锐的艺术发现与创造。我的老师张光宇教授视此为大美术的通途，还说“我从来不挂牌子的，如称新时代的艺人亦可，因

□ 怀念师友



《小学生们》1972年 纸本 水粉 54.5×39cm

其宽广。”当然这是要花费更大精力去苦心耕耘的。

几十年来，我试着这样努力跋涉，深深体会到艺术的“有容乃大”不仅是宽容，而是一种学习的精神和态度。因为只有艺术之间相互渗透过程中才得以寻获更理想的选择以至创造。当默默回顾艺术旅程的足迹时，渗透于我心灵或体验的每一个细微的记忆都如此深刻，它导致了自己酷爱的艺术之旅。

1933年端午节翌日，我生于江苏南通。父亲是中学教员，少有艺术收藏，品味甚严，每览字画工艺常以乡俚土话“勿的”“蹩脚的”“洋门径的”“扎库匠画的”等贬辞相讽。

春节是张扬天伦欢娱并经受艺术洗礼的日子，父亲带着我们悬灯结彩更新字画，擦香炉烛台，摆盆景果品，贴招财对联，挂祖宗轴子，系朱缎彩绣桌围，蒸年糕做馒头……正月十五尤为热闹，我们随着提灯会的火龙与钟鼓声涌向大小寺庙，那里的“清供”饰物，群艺杂耍，人们一年一度的期待与沉醉，以及色彩斑斓的民间艺术氛围深深烙印在我童年的感性世界，鼓舞着我对美的迷恋与追求。充满艺

术的生活，也给人以审美的传承和文明的熏染。

环境陶冶，润物无声。当女孩子做绒线香袋和手工刺绣迎接端午节的时候，我和弟弟运生最起劲的是协助父亲翻箱晒画，抬出24扇大幅青绿写意山水屏风画，天井里流金溢彩像开了裱画铺似的。这是清代乡人画家钱恕的精品，其壮观，其清韵，至今仍留给我不灭的印象。可惜这宏幅巨制，竟在“文革”中，被毁于一炬。

在5岁那年，外祖父逝世。他是南通闻名的龙王庙主持，深受群众敬重。舅舅叫我为举丧奠堂画一幅遗像。悲哀与器重使我敬畏异常，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这一嘱托。尤其当我看到上百人向这幅油画遗像跪拜和泣哭时，我第一次被艺术的神圣感与召唤力所震撼。

1949年我只身南下，投考杭州国立艺专，当时她被誉为中西绘画实力强大的现代艺术摇篮。每学期必展的教授新作，是最吸引莘莘学子的课堂。40多年过去了，吴大羽老师的巨幅油画《还乡》《工读》仍经常浮现眼前，这是以青、绿、黄、紫大笔涂抹，淋漓尽致的人物画，可是先生却均贴上“未完成”的标签。这已完成甚而完美的“未完成”提示了一种独特思考，他的见好就收显示了可贵的艺术自控力。林凤眠老师的水粉画《花卉》使我着迷，一直引导我以后长期对水粉画的偏爱。庞薰莱老师的《农民互助小组会》，倪貽德老师的《世界和平签名》风格各异，那流露与暴露的截然不同的艺术处理给学生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的探索，细致入微和大刀阔斧的不同语言各具魅力。

1949年上素描是用木炭条和恩格尔纸的西法传授，50年代初的素描教学，学院改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我们班的素描和速写课是倪貽德、关良和潘韵教授的，从大体量的表现转换为线与结构的方法。作为初学，我们都感受到新的长进，并发现了手法各异的艺术体验。潘天寿老师丈二大幅指画《水牛》却是挺秀与粗犷的合一，田园诗的含蓄和浓墨铁线如此情投意合！同窗学兄、黄宾虹老师的公子黄映宇常带我们前往葛岭其家，观黄先生“晨课”必行的作画吟诗。每睹其奔放而又苦涩的线条落纸时，深感自由豪放与着意经营相得，画面构造与学识修养互举，他似如中国的塞尚，其现代性尤得启迪。有幸在西子湖畔得到高层次的艺术启蒙，使我毕生受益无穷。

1953年初，我转学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受业于张光宇、张仃等老师门下。光宇师亲自带往故宫博物院授课，他踏进青铜馆就以无锡乡音笑曰“送大家八个字，这是‘方中寓圆，圆里寓方’的青铜艺术”，一语破的。他又以民间艺术传统



《幽香》1990年 纸本 彩墨 100×100cm

“至性在真”，“但有假诗文，却无假山歌”等语告诫大家，学装饰，不是为装饰而装饰。他和张仃老师一起强调深入生活、体察民风、采集民艺、大胆创作。二张教学是以“师傅引进门”为己任的，营造了学生们的悟性与自觉。

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我任教之余又随光宇师从事装饰绘画研究，他学术的博大令我敬佩。历史的机遇，使我长期得以与张光宇、张仃、庞薰莱、雷圭元、卫天霖、吴冠中、郑可、高庄、祝大年诸师长共事相聚，教学艺事研讨尤深，历经患难与欢乐，更得相交忘年。学理与情怀维系了一页页的往事，珍重而多感慨。

记得60年代初我开始以高丽纸作彩墨画，庞老见后极兴奋，他鼓励我“这些作品是另一种新路子，要坚持画下去”。他十分重视绘画手法丰富的我由写实而写意的材料转换。而我每远行归来必画作盈夹，多为水粉写生；当静下心来又以中国画笔为探索。板桥公的“删繁就简，领异标新”也成了我案前的座右铭了。

近20余年，我又投入多种材料表现的壁画创作。接触到丙烯重彩、陶瓷、丝毛编织、手工印染、金属、石材、木雕、玻璃、漆艺等，艺术上大开眼界、禁界。这是公共艺术日益发展的时代召唤，也是我力图把个人艺术观念借助材料而奉献社会的责任。年复一年，诸多实践，度算我的壁画创作已达3000余平方米。每有新作辗转苦思，首以总体设计立意创新为出发，并从画面构成、形体结构、色彩处理作反复经营，再以材料及工艺选择为辅佐手段。终年辛劳，未敢懈怠。

艺术家勇敢而又脆弱，当我忆及每一

□ 怀念师友

个温馨的期待与支持的时候，也就倍加勇往直前了。我深深珍惜、怀念、感激时代的机遇，友好的支持。

艺术创作的同时，要重视艺术史论的学术补养，并且逐渐形成个人治学和教育工作的习以为常的关注点。无论待人对自己，无论评史论今，总期盼着在艺海求索中有更多的清审与洞察。

大凡层累于史考，其艺术多异于过往并富新创。即使点滴新获亦应认真待之，此为艺术至难至珍之处也。本着这样的学习体会，我亦抛砖引玉，把历年创作实践和艺术教育的点滴所获汇书成集并求教同行。

管德：我国气动弹性专业的奠基者和带头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动弹性专业的奠基者和带头人管德，于2018年1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现刊登《中国科学报》2017年9月18日文章，以绘校友读者。



管德
院士

进入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

1956年11月，经管德强烈请求，他从当时中国航空工业的政府最高管理机构——航空工业局（四局）调到了刚刚在沈阳飞机制造厂（112厂）组建的新中国

第一个飞机设计室。

管德1932年7月12日出生于北京，启蒙老师是他的父亲。由于日寇入侵，北平沦陷，他的小学、初中学习都是由父亲聘用的家庭教师在家中完成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考入北京五中。1949年高中毕业，管德报考了清华大学、北洋大学两所大学的航空系并同时被录取，最终他选择了清华大学。

1952年，根据政府要求提前毕业，管德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他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很快在局办公室调研科担任了局刊《通报》的主编，在这个岗位上，他的工作得到了局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1956年8月，四局王西萍局长发布《关于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决定从1956年8月15日起，在112厂、410厂分别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任命局第一技术科科长徐舜寿为飞机设计室主任设计师，叶正大、黄志千为副主任设计师。